



编者按

今日本报海潮文艺“工地上的文学”栏目再度与鱼山浙石化文学社携手，刊发来自鱼山浙石化项目一线产业工人的作品。这些带着海风与汗水的滚烫文字，既是工人们精神世界的真切流露，也是鱼山建设征程中温暖动人的人文印记。

海潮

文艺

2026年5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何菁
版式设计：姚洁琼

04

永无止境的错觉

李慧英，新疆阿勒泰人，现居浙江舟山。曾就职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现已退休，担任鱼山浙石化文学社首任社长，作品散见于报刊，出版诗集《最初的主题》《棉花开了》，散文集《阿苇滩旧事》。



□李慧英

时光中有很多错觉，挥不去，也走不近。它像一柱光，扑打你，缠绕你，笼罩你，却寻不着。我喜欢那些光影跟着我，喜欢它们随时存在，随处消失。

弟弟刚刚学会说话时，我们搬进四小新的新家，在完全陌生的家里，他不停地吵闹着，并态度坚决地要求回去。回哪里去呢，我们最终在一座泥土的屋子里慢慢扎下根来，我们始终都要从泥土出发。

1974年，阿苇滩四小队地区工作组的建议协调下成立。于是从公社面粉厂剥离出来的24户人家，在一片荒野中诞生。

建屋，植树，修路……大人们忙着自己的事情，永远也忙不完。屋顶上很快升起袅袅炊烟，渐渐有了欣欣然生活的景象。接下来，队上有了小学，孩子们开始上学读书，又有了作业，喧嚣沸腾的小路就要安静下来，打发孩子们回家做功课。

我家里有一张八仙桌，用处很大，大多时间用来吃饭和写作业。四条边长，家里孩子原本也是够用的，只是母亲备课常常占去一面。她占得很霸气且理直气壮，所以我们就挤兄弟，让他赶紧完成作业，到一边玩去。

早年的马灯很流行，方便实用，也不太怕风。可以拎着出门行夜路，还可以挂在墙上，让光线在高处向四周散射。学习的时候马灯就放在桌子中央，我们几个孩子挤在八仙桌上，在马灯的注视下，一边写作业，一边你推我一下，我揉你一下，相互侵犯和攻击。

马灯是家里的共有财产，仅仅一盏放在大屋，而夜晚总有太多黑在门外等着，像一个张开了口的黑布袋，在推开房门的一瞬间立刻将我们吸了进去。让人在漆黑的袋子里悄无声息，于是孩子们想办法将用完的墨水瓶洗净，装上煤油，再将瓶盖扎出一个洞，搓一根线捻子，从盖上穿过。然后一根火柴轻轻一划，一盏小灯就立刻亮了，这便是我的私有财产了，可以拿来拿去独自用。躲在清静处读读喜欢的小书，或者做自己喜欢的小事情，不受打搅和限制。那时，一盏墨水瓶煤油灯，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片小小光明。

小队后来通了电，用上了电灯，在拥挤的明亮中，有些人家买了电视，夜晚的热闹就多起来。电灯的明亮，让黑夜突然就不见了，似乎是一种魔力，并制造着魔力。电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太阳的温暖，像白昼的接力。

然而推开房门，外面却是一片漆黑，天空那么高，夜深不可测。从亮光中走出，感觉就从喧闹中走出来了，一切都是安静的，被黑色吸纳了声音。我似乎依旧喜爱那盏角落里的小油灯，它有一片小小的光圈，亮在我周围。

偶尔停电的时候，美好的夜晚便在一片黑暗中到来。孩子们冲进夜色中，满天星辰下，夜突然神秘了。我们迫不及待打破它的神秘，心安理得出去疯玩一阵，不用去做作业，直到灯泡重新亮起来。

父亲平时是不抽烟的，母亲当然也不。一个停电的夜晚，父亲和母亲同时点了两根烟，一左一右吧嗒吧嗒吸着，火星一明一灭穿透夜色。我回到家中，屋子里一片漆黑，空气中两点火忽闪着，丝丝缕缕的烟。父亲和母亲的纸烟加重了夜色的静谧，又仿佛戳破了它。我突然迷恋上它们，幽深的，一种无止境的错觉。

时光渐渐飘散了，日子越走越远，回过头，亮光还在那里，夜的幽深也还在。它们让人恍惚，留下一种若隐若现的错觉，让我偶尔会在某个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情绪里漂浮或沉没。

家又一次搬走了，一栋泥土夯实的旧房子就空了，只留下记忆，也许并不十分清晰却总挥之不去。它们在岁月中慢慢凝固，硬化，任我怎样都只是仅仅抖落一些浮尘，包裹其中的都是些什么，我想要走进的，一定有些温暖和柔软的，黑暗与冰冷的，却已无法在眼前呈现。开过的草花枯败了，来年还会再开，蜜蜂飞走远去了，明年还会回来。

许多年后，我多次来到当年建成的干打垒的房前，一栋栋房屋基本上还是原来的位置，即使很多翻新重建的，也并没有整体结构上的大变。我家的房子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一身干透了了几十年的黄土泥墙，和大地一样干枯。它依旧有微微凸起的门槛，低矮的房门，木头的窗框。

我试图走进它，30年前的屋子，我在熟悉的方位上不断调整自己，却总也回不到过去的位置。几十年过去了，我跳动的的心脏上那些纵横交错的血管，已无力为自己还原出少年和旧居的样子来。一切是熟悉而陌生的，30年前的线索似乎还在，又好像荡然无存，它们都躲在哪里。光阴荏苒，在岁月迁徙中似是而非的，是屋子还是我，莫非一切都是错觉。

等一个人咖啡

梅森，1994年生，甘肃张掖人，现任职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化验中心质量调度员。作品见于《文学港》《散文海外版》《诗选刊》等，鱼山浙石化文学社第二任社长。



□梅森

十月的南方气温尚可，山岫生烟，微风拂面，比起已有落叶知秋的北方，南方到底还是颇有生气，草木翠绿而湿润，几乎不会嗅到颓败之姿。

在岱山县岱东镇，有个田园综合体“半海半田半片街”。此前其实到过这里，我跟妻子来散心，先前诸多的烦心事，实需要一个清静之地，这座被我为方形蘑菇屋的地方，整体橙色洋溢着热烈和温暖，像一束火炬立在巨大的田野上。

那天，我们点了咖啡和茶点，互诉衷肠，我记得大概是黄昏的样子，风吹得极大，此前花生成熟，收获之后的平地让浮土失去生长，我们品着咖啡看着漫天黄沙穿过房子和草木的头顶，那些翠绿的萝卜正在俯下身躯汲取养分，无关风雪。

市井长卷，聚起来是烟火，散开就是人间。此刻大家在咖啡屋里拍照打卡，讲述着近日的篇章，讲解人员正在讲述着此地的过往由来，其实我还是愿意听那些怪诞，他说那两棵树是此前的原住民遗留下来的，其中还有一段奇异的故事，抬眼而去就是两株普通的香樟树，但大家还是被一系列故事引得想入非非。

是的，平淡生活向来是个沉闷的罐子，偶有一次可以听到除生活以外的故事总耐人寻味，那些绝大多数平静生活的段子都是在封锁人心，具体实现到个人就是应该热情、精力充沛、折腾、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体验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后面就是各式各样的房屋介绍，样子精致而典雅，我一直默默跟着，好像这样的诉说一直无法进入心灵，只是我不够专注罢了，什么都摆放整齐，连流水也淌的很整齐。

喧嚣的人群里，他把书籍和衣服裹挟在一起，挎在腰间，已有的白发和慈祥的微笑对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总是那么好，我有一个学生语文成绩比上次进步。”在安澜阁我们曾站在楼顶一起吹风，那些远方的楼亭阁宇间装满人间故事，这个有水有山的地方，使我慢慢落下来，跟我讲故事的人现在成为了被人讲述的一员。人群的合照里我又想起那张熟悉的面孔，他那么年轻又那么好，他还答应来喝我的喜酒，只是再也见不到了。返程的车子开得很快，我翻开讯息看到最后的通讯：来日喝一顿大酒。此刻我终于觉得那些旅行就是一个人开始坐下来走向另一个人的记忆。他说：“很高兴认识你。”我那个有了白发辞世的故友，我想我会永远记得那副灿烂笑容。

之后我跟妻子又去了一次那家咖啡店，太阳让人温暖，妻子点了一杯冰川美式，坐在巨大的玻璃窗前，我们端详那些劳作的人群和闲散的游客，美式苦涩的味道让人咀嚼着生活，但咖啡杯中那抹蓝色像大海一样深邃，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互相道出很多可笑可叹的故事，真实的我们一览无余，自然而轻松，在有她的生活里，我逐渐意识到哪些是需要值得去做，我想这是许多年以后我们值得怀念的。

歌声飞扬，成长如歌

韩丝语，1994年生，吉林松原人，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电气操作工，作品见于《舟山日报》《舟山晚报》《泉象》等。



□韩丝语

音乐横空出世，打破了上千年的沉寂。枯燥乏味的世界，一下子变得灵动了起来。那么音乐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优美的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呵护我长大，见证我成长。

我与音乐结下的不解情缘，要追溯到豆蔻年华。第一次接触音乐，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在老师的伴奏下，用青涩的歌喉唱着儿歌。每每轮到我去尝试新歌的时候，我都会在老师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的明眸皓齿，稚嫩地唱着欢快的歌曲。一张一合的唇瓣，让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乐曲

和着清脆的童音，徜徉在教室中，留在小朋友的童年里。那颗名为音乐的种子，也悄悄种在心田，等待着开花结果。

一阵风吹过，翻动着泛黄的日记，过往一幕幕有趣的画面，在跳跃的音符中彰显着独特的魅力。还记得那是初二的时候，班里玩音乐很不错的男孩子，在音乐课的时候，组织班里热爱音乐的同学上台表演。“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柔美的歌声，让我沉浸在儿时短暂的欢愉中，忘记了学业的繁忙。课本上枯燥无味的知识，也随着韵律跳跃云端，变得活灵活现。是的，周杰伦的《菊花台》，是我初中时期最得意的翻唱作品，它不仅赢得了班里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还让我忘记了课业的烦恼，卸下了学霸的包袱，让沉默不语的书呆子变成了活泼开朗的小女孩。

转眼间，瘦瘦的小姑娘逐渐褪去稚嫩的面庞，歌声也随着时光的洗礼变得成熟稳重了起来。那是高二的時候，学校打算举办一场歌唱比赛。班里的同学积极准备报名，希望自己能够一展歌喉，赢得比赛。还记得，当时备赛的同学选曲颇有“艺术细胞”。有人要彰显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有人要展现有志青年的蓬勃向上，而我要出演却是文化传承时的热血沸腾。选好曲目，便要好好地大干一场，在意气风发的青春里，彰显最美的韶华。乐曲一响，歌声飞扬，不知在空荡教室里回旋的韵律，拨动了谁的心弦？我们仔细听着自己的排练录音，争取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好在下次试演的时候，让自己的音乐变得圆满。

我们在伴奏中一遍遍演练，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歌声，发挥着自己特有的优势。哪怕唱哑了嗓子，也只是喝水润润干涩的喉咙，不敢浪费一分一秒。也许这就是青年人敢于拼搏，刻苦钻研的时代精神。这种热血沸腾的朝气，更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最高贵的品质。虽然最终比赛的结果有些差强人意，但是打比赛时锲而不舍的经历，让胆怯的小姑娘拥有了直面高三备考的勇气，

让繁重的课业变得轻松了起来。优美的音乐督促着我快快长大，带领着我去探寻崭新的天地。

音符在五线谱上跳动，颤抖着它圆润的小肚子，跳跃到了“人生”的下一段篇章上。咚咚的鼓声与飘在空中的红丝绸遥相辉映，腰间圆咕隆的安塞腰鼓在细细长长的鼓槌地击打下，让跳跃的舞姿显得更加英姿飒爽。头上别致精美的发饰，脸上精致的妆容，身着华美飘逸的服饰，让大一运动会安塞腰鼓的表演变得别有一番风味。那时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容颜，在晶莹剔透的汗珠下折射着青春的光彩。这次大型演出，不仅展现大学生蓬勃向上的朝气，更是彰显着陕北人民特有的艺术魅力。所以，每次午夜梦回的时候，那一抹红色，在鼓声的韵律中飘荡，留在最美的青春里。

伴着铿锵有力的鼓声，迎来了大学的第一次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演讲比赛分为专业组和非专业组，这样让我们这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其中。依稀记得在正式比赛的过程中，因为有一位选手临时出现状况，急需要救场。在工作人员焦头烂额的时候，我便自告奋勇地上台助演。身着白色纱裙的小女生，用着流畅的英语低声吟唱着甜美的歌声，缓缓地演绎着女孩成长的故事。是的，那就是英文版《挥着翅膀的女孩》。在音乐的加成下，我尽情地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中，摄像机将唯美的时光定格。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一位怯懦的小公主，勇敢地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并在暴风雨的洗礼下，褪去了稚嫩的面庞，逐渐地变成了独当一面，闪闪发光的缪斯女神。此次助演，也让追逐许久的音乐梦，闪烁着微弱的光芒，照亮我前行的路。

音乐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教我勇敢地面对成长的风雨，呵护我长大，见证我成长。现如今沉浸在《穿越时空的思念》，美妙的音符在指尖舞动，跳跃，最后轻轻落在那黑白相间的琴键上，催促我步入崭新的华章，走向繁花簇锦的明天！

